

谨以此，献给那些拥抱大海的人！



远洋船长

史振中 著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

(辽)新登字 11 号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以远洋船长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作品通过与新中国同龄的船长鲍风雪对航海事业深沉的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婚姻、恋爱上的三次奇特的经历,生动展示了共和国培育下的一代航海家的丰采和中国“硬汉子”的形象,是文学画廊里一个崭新的人物。

作品还饱含深情塑造了政委游良恩、轮机长秦同汉,大副仇海云、水手长大韩等远洋船员形象,以及欣欣、严冰、苑丽莹三个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立体地表现了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品人物群像栩栩如生,故事曲折生动、跌宕起伏,富于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海洋气息和浪漫的异国情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远 洋 船 长

史振中 著

责任编辑:倪 邈 封面设计:王 艳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2 千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定价:7.00 元

ISBN 7-5632-0365-6/I·11

**谨以此，献给那些拥抱大海
的人！**

引子

走出海关大门，一阵尖啸的风裹挟着一团雪撞到他的脸上。他不由打了个冷颤，噗哧笑了，笑自己怎么叫鲍风雪，而不起个暖暖和和的名字。又是一溜刀子般的小风扑过来，直往脖子里钻，他忙把烤花呢大衣的领子竖起来，躲到岗亭后头，向四周张望着。他在寻找出租车，可眼前除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什么能动弹的东西都没有。他无意间一瞥港口售票大楼那八角形的石英钟，不由“啊”地叫一声，都十二点啦！大年初一已经过去，该是初二喽。

突然，斜对面港务局办公大楼高层的一间房子的灯亮了。紧接着，一个小伙儿将半个身子探出来，举着一支足有一米半长的魔术弹，用香烟点上。立刻，一簇簇绿的、黄的、红的流星似的焰火潇洒地射向黑沉沉的天空，同漫空飞卷的雪花交叉在一起，漂亮得让人发呆。

鲍风雪兴致勃勃地数起数来，一直数到45，那魔术弹才完。他又扭头向放魔术弹的窗子望去，那窗子早已关上，黑洞洞的，整个世界又是一片冰冷的寂静。他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要是昨天这时候回来该多好，那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辰啊！本来，船从日本神户港开航的时候，准备到新加坡去装油。航行途中，突然接到公司的紧急电报，让“华山”轮回船籍港^①受载。一点儿思想准备没有，简直是天上掉“茅台”呵。还有比回家过年更让大伙儿心醉的事儿么！他计划在年三十儿晚上或是大年初一早上赶回来，没曾想，

① 船籍港—船舶所属公司所在的港口。

一出关门海峡就遇上了8级大风，什么招儿都用上了，每小时才跑上10海里。老天爷存心为难，气得大伙儿直骂，却又无可奈何。紧赶慢赶，总算在初一晚九时半到了锚地。他打高频电话要了艘交通艇来到岸上，已经快十一点了。大伙儿恨不得一个跟斗翻到家，眨巴眼功夫，就没了影儿。他也急得火烧火燎的，偏偏遇上了在海关“绿色通道”值班的强力。两人是多年的知心朋友，又差不多半年没见面了，哪能抹身就走，就那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半个钟头过去了。要么，跟大家搭伴，碰巧堵到车，这会儿也许到家了。现在，就他一个人，面前的世界显得空空荡荡的。

他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着，不时竖起耳朵听着有没有汽车的声音。然而，还是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好静呵！从这儿到家差不多7公里路，他打算走上两个钟头，怎么也到了。一想到再过一会儿就能钻到丽莹暖和和的被子里，听她那小提琴一般的声音，他心里有一股火在没头没脑地乱窜。他脚下的步子不由加快了。

刚穿过和平广场，就见一辆乳白色的“拉达”喝醉了酒似地冲过来。他一眼就发现车顶上立了块牌子，心里不由一阵狂喜：出租车！他立刻一边抬手一边大喊大叫：“出租车，停一下！”那车主不知是听到了他的喊叫还是看见了他的手势，把车停在国际海员俱乐部的门口。他心里快活得只有一个念头，到了车跟前，先给司机鞠个躬。他跑到“拉达”跟前，车门已打开。他钻进去带上车门，才感到没法儿鞠躬了。于是，身子前倾，说道：“同志，太谢谢你了。”那司机象没听见，自顾自地吹着口哨，吹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呵！”吹到半截，猛地一踩油门，问道：“到哪儿？”

鲍风雪说：“云鹤新村。”

车子跑起来了，司机又吹起了口哨，这次吹的是“万水千山总是情。”

鲍风雪双手搭在前边座位的靠背上，说：“同志，给你拜个年。

祝你如意、发财。”

司机不吹哨了，好一会儿才问：“你知道我是吃哪碗饭的吗？”

鲍风雪嘿嘿一笑，说：“那还用说，方向盘嘛。”

司机又吹了一声口哨才说：“我要说实话，能把你舌头吓得伸出二尺半。我是‘佐罗游击队’的，怎么样，心跳了吧？”

鲍风雪说：“你大概是幽默学院毕业的吧？”

司机说：“大老粗一个。幽默认得我，我不认得他。穷开心呗。哎，我说，你掏多少钱坐我的车？”

鲍风雪反问：“你要多少钱？”

司机举起右手，伸出了食指和中指。

鲍风雪笑了，问道：“两毛还是两块？”他知道决不可能是两毛、两块，这么说是想拿它做引子开个玩笑。

司机突然停下车，转过身子打开车门，怒冲冲地说：“大过年的，拿穷爷儿们开心怎么着？下去下去，便宜你一段路了。”

鲍风雪一时显得不知所措，忙说：“实在对不起，我是开玩笑。我照你说的，出二十元还不行么？”

司机一挥手，说：“回家跟你妈开玩笑去吧。二十元？我给你这个数，你拉我怎么样？”

鲍风雪疑惑地问：“不是二十是多少？”司机头也不回，仍然举着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

鲍风雪试探地问：是二百元？”

司机说：“哥儿们，算你聪明。要是嫌他妈的贵，就抬屁股走人，哥儿们还不待候呢。”

鲍风雪脑子里象被谁塞进了一团烂绳头，不知说什么好了，好一会儿才笑笑，说：“二百元？到北京买飞机票都够了。”

司机叫道：“就这价，不坐你走人。”

直到这时，鲍风雪才注意打量一下面前这人。借着外面路灯昏暗的光线，仅仅能看个轮廓。这司机梳着刚刚流行起来的娃娃头，

小脸瘦得象一个白条的茄子，简直还是个孩子。他叹了口气，说：“那我下去。”

司机冷笑一声，说：“那容易，留下五百大毛你走人。”

鲍风雪只觉得一股火窜到脑门，高声说道：“干什么你，敲诈？”司机嘿嘿笑起来，口气一下子温和了许多，说：“师傅，大过年的，容易么！今晚我独一份儿，别弄不明白。要不是……说了你也不懂。这么着，再碰上第二份，我今天认倒霉，学一次雷锋，一分钱不朝你要，怎么样？看上去，你这人不是百万富翁也是财神爷，还在乎这个数！早一点到家和老婆亲热，什么都有了。”

鲍风雪被后两句话打动了，不再说什么，两只手一起翻身上的口袋。翻完了又翻挎包，全翻遍了，才找出 87 元。他苦笑一声，说：“我就 87 块，实在坐不起。你算算这一段的价钱，我下去了。”

司机夸张地“唉”了一声，说道：“谁叫我碰上你了。算了，就 87 元吧，我他妈的也学一回雷锋。”说罢，接过钱，塞到上衣兜里。

车子又开起来，鲍风雪头靠在座位上，突然感到疲倦得象骨头架子全散了。

驶过美丽大酒家，司机突然问道：“师傅，干什么活的，个体？”

鲍风雪说：“船员。”

司机问：“跑远洋的？”

鲍风雪说：“是。”

司机紧追着问：“是船长？”

鲍风雪仍然简单地答道：“是。”

司机什么也不问、不说了。跑了一段路，车子突然停在立交桥下。他回头说：“抛锚啦，我得修车。”

鲍风雪暗叫倒霉，说道：“最好快一点儿。”

司机说：“快不快得看运气啦。”说罢，弯下腰去用一把改刀不紧不慢地拧螺丝。一边拧，一边吹口哨。

鲍风雪等了一会儿，看看还不象修好的样子，实在沉不住气

了，就问：“什么时候能修好？”

司机头也不抬地说：“要说快就快，要说慢就慢，看怎么说了。”

鲍风雪恍然大悟，忙从挎包里翻出五包长“健”烟，递给司机说：“这几包烟拿去抽吧。”

司机看也不看，顺手把烟放到旁边的座位上，说道：“快修完了。”

“拉达”终于又滚动起来。鲍风雪屁股朝前挪挪，脑袋枕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朦胧中，只见丽莹正踏雪走来，满脸都是笑。走近了，她好象没看见他，云朵一样飘去。他一惊，伸手想抓住她，一下子跌了一跤。他猛地睁开眼睛，才发现车子已停在云鹤新村的汽车站旁边。他好一阵激动，忙打开车门走出去。

司机也打开车门，将半个身子探在外头，右手将一个什么东西甩过来，大声说：“烟留下了，交个朋友，你是实在人。喂，看看我的车号，下次坐白拉你。”说罢，关上车门，鸣两声喇叭，一溜烟跑了。

鲍风雪瞅了一眼车尾牌子，没看清车号。他捡起掉起地上的那个什么东西，才吃惊地发现，是那87元钱！他心头一热，闪电般地产生了把“拉达”拽回来的念头，可哪还有影！他后悔没早一点看看车牌上的号。

穿过马路，就是自己家所在的那幢六层的灰楼。鲍风雪孩子般地在雪地上疯跑起来，一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站住，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就要把丽莹和宝贝女儿媛媛搂在怀里了，他腿肚子直抖。忽然，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糟糕，丽莹会不会带着媛媛回娘家呢？可能，太可能了，简直就是这样！他的心狂跳起来，忙三步两步地往楼上走去。

总算到了最顶层六楼家门口了。鲍风雪刚想敲门，却又把手缩回来，从兜里掏出钥匙，伸进门锁里拧了一下。他一阵惊喜，门没反锁，肯定在家。随后，他又闪出个念头，先别惊动他们，把肚子填饱再说。最好能喝几口白酒，然后晕晕忽忽地躺到丽莹身边，挠挠她

的脚心。她最怕痒了，一隔肢就笑成一团泥，任什么话也说不出。

他一边核计着，一边轻手轻脚地打开门走进客厅，脱下满是雪水的皮鞋，从门口的鞋盒里拿出一双拖鞋换上，蹑手蹑脚地向厨房走去。没等开门，他蓦地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呼吸声，心里格登一下，立刻有一股血射向脑门。再仔细听一听，那奇怪而陌生的呼吸声没了。肯定是幻觉，他不由暗骂自己卑俗。跑了十几年远洋，世界上哪个地方没到过，心怎么还和针鼻儿一样窄，想到哪儿去了！

他定定神，让自己平静下来。然而，心上的那种骚动和烦躁并没有消失，就象有一只不可抗拒的大手在背后推着他走，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推开寝室的门，撒亮了电灯。尽管刚才已预感到什么，眼前的一切还是使他象被闷雷击了一下，木得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一瞬间的事。紧接着，他听到尖厉的“呀”的一声，宽大的席梦思床上的两个脑袋缩进了被子里。他心的深处有一种变了调的声音在提醒他：你此刻是在太平洋里航行，眼前的一切是梦梦梦，一切都是梦，千万别当真。对呀，怎能不是梦呢，就象在“的士”里那样，丽莹怎能从眼前飘过去呢？他认定是梦，忙用手里的钥匙在手心上、腮帮子上使劲戳。呵，真的是梦，一点都不疼，就是有点放在火炉上烤的味道。“别扎了！求求你。”是席梦思床上水红色缎子面的被窝里发出的声音，象小提琴一样婉转。

鲍风雪象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打了个冷颤。他挥起拳头正想砸什么，却见一个细瘦的身影兔子似地从他身边窜出去。他下意识地一抓，只抓住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那身影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去。他追了几步，只听见一阵似乎是滚动油桶的声音。他跺了下脚，恨恨地将羽绒服摔在地上，折回屋内，一脚踢翻了鞋架，大声吼道：“那个混蛋是谁？”

床上传来一阵嚤嚤的哭泣声。

这哭声很动听。鲍风雪感到一阵晕眩，眼前一黑，用手扶住乳白色组合柜的边柜才没倒下去。他忽然那么想笑，立刻就笑起来。

这笑声象暗夜里从古墓中发出那么吓人。

“海生，求求你，别笑了。”声音还是从席梦思床上发出。

鲍风雪收住笑声，眨巴眨巴眼睛，看到了那张让他吻过多少次，此刻却惨白得象太平房里的尸体一样颜色的瓜子脸。他呆呆地望着，只见这张瓜子脸不仅苍白，而且充满了恐惧绝望悔恨和沮丧。他真希望自己是走错了门，无意间闯进了一户善良人家，惊醒了一对恩爱夫妻的鸳鸯梦，吓得男主人没命地逃出去找警察。那样，即使是蹲大狱也认了。可是，这已经绝对不可能了。眼前的这张惨白的瓜子脸，就是被旋风刮到百慕大三角里去，他也能认出来。这是她，丽莹丽莹丽莹呵！他的脑袋在嗡嗡作响，顺手抄起了组合柜里摆着的一尊镀金的弥勒佛像，举过头顶。丽莹的肩头猛地抖动一下，却并没有退缩，只是微微张开嘴，闭上了眼睛。他比划了一下，终于没甩出去，手垂了下来。弥勒佛腆个大肚子，笑嘻嘻地掉到地毯上，“咚”地响了一下，声音很闷。

“你说，那个流氓是谁？”

床上没有回音。

“你真卑鄙下流，起来吧。”说完这话，鲍风雪走出卧室，面对客厅的墙壁站着，额头紧紧地顶着贴着苹果绿色壁纸的墙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凭感觉知道她已站在他身边。

“媛媛呢？”他没抬头。

“在妈妈家。”声音低得象蚊子叫。

突然，鲍风雪一个高蹦起来，抡圆了巴掌，砸在头上方挂着的油画上，然后猛地推开门，大步走了出去。

外面的世界真白呵。他把手插在大衣兜里，喝醉了酒似地，跌跌撞撞往港口那个方向走去。身后，留下了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海生！鲍风雪！海生！”是丽莹在叫。

他没有回头的意思，加快了步子。

“海生，你听我说，就两句。”这声音绝望得象琴弦马上要断了。

鲍风雪不由站住了。他凭感觉知道丽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跪下了。他不打算回头。

“海生，我知道我彻底毁了。我不求你原谅，只求你回去，那是你的家，回去吧，我走，马上就走。”声音越来越低，他勉强听清她说的什么。

鲍风雪忍不住回头扫了她一眼，见她果然跪在雪地里，双手攥着雪。他一哆嗦，扭头就走。走了几步，站下了，从里边衣服的兜里掏出个火柴盒大小，墨绿色绒面的东西，往回走了几步，扔到她面前，转身就走，再没回头。

雪早停了，天空中闪出了星星。

第一章

(1)

“华山”轮一声长鸣，缓缓靠近了石油公司码头。

看上去四十出头，身着深蓝色滑雪衫的引水员下达着口令：“船长，带头缆。”

鲍风雪身着深蓝色纯毛华达呢船长制服，手执对讲机，转述着引水员的口令：“大副，带头缆。”每次靠、离码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都身着船长制服，从未马虎过。

不一会功夫，三根粗大的缆绳已套在码头的缆桩上。

引水员表情木然地下达了新的口令：“船长，带尾缆。”

鲍风雪操着对讲机转述着口令：“二副，带尾缆。”

扩音器里传来二副的声音：“二副明白。”不一会儿，船尾的缆绳也套在码头的缆桩上。

紧接着，带倒缆的口令也下达了，全部过程完毕，“华山”轮稳稳地靠上了码头。鲍风雪抬头看看石英钟：八时整。

送走引水员，回到自己房间换上便服，鲍风雪信步来到前甲板上，只见码头工人正登船准备接输油管。一个留着两撇八字胡的小伙子不走舷梯，从码头边缘朝高于岸边二尺有余的船上蹦去。他左手抓住了栏杆，右脚却一下子踩了个空，朝船岸之间那只有人多宽的空隙滑去，眼看左手吃不住劲，要掉入水中，鲍风雪一个箭步冲过来，伸出两手抓住了他攀在栏杆上的左手。小伙子借这股劲儿

一定神，右手抓住了栏杆。大副屠烈也跑来了，和鲍风雪一边一个，把小伙子拉了上来。

鲍风雪拍拍小伙子的肩，说道：“年轻人，今天是大年初三，要是去拜龙王爷，就拜不成丈母娘了。”

小伙子摸摸脖子，不好意思地呶呶嘴，笑着说：“嘿，我还不知道我丈母娘姓什么呢。”围过来的几个工人全笑了。

鲍风雪说：“你要是知道丈母娘姓什么，就不会这么玩命了，是吗？”

小伙子又嘿嘿笑了，说：“你救了我一命，等我有了丈母娘，准头一个告诉你姓什么。”

鲍风雪说：“一言为定！”

小伙子行了个不规则的军礼，“拜拜”一声跑开了。

大副屠烈说：“这小子，头上保证三个旋儿，净玩命。”

鲍风雪说：“你跟他们的工头强调一下，必须注意安全，绝对不能麻痹。咱们当班的也不能马虎。你看，费武林没戴安全帽，这哪行。”

屠烈说：“他这人，就这么稀里马哈的。”

鲍风雪说：“他稀里马哈我就抓住你不放。”

屠烈嘻嘻一笑，说：“我就知道倒霉的是我。”

鲍风雪说：“抓你就对了。大副，现在国内装货的速度比过去快多了。”

屠烈说：“还不是‘大团结’的作用。要么，大过年的，谁干！船长，货主来了，我去一下。”说着，转身走了。

鲍风雪冲他背影喊道：“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定要按规定戴安全帽！”

在前甲板又转了一圈，鲍风雪向舷梯口走去，准备到码头上散步。刚走上生活区甲板，就听见一阵尖厉、清脆的脚步声。他脑子里立刻闪出个念头：有人穿带钉子的皮鞋上船了！忙大喊一声：

“是谁？站住！”立刻，脚步声停了。他忙向舷梯走去，只见一个身着咖啡色飞行夹克，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正站在船舱门口，向鲍风雪过来的方向张望着。显然，刚才的脚步声是属于他的。

年轻人一见到鲍风雪，稍一发愣，马上三脚两步地奔过来，兴奋地叫道：“鲍船长，刚才听那一声吆喝就象你，还认识我么？”他脚下响着金属相碰的声音。

鲍风雪皱皱眉，打量着面前这个白白净净，很有点书生气，满脸带笑的年轻人，忽然也兴奋地叫道：“惠毅！真没想到是你。我接到你要上船见习的通知了，欢迎欢迎。你不是明天才报到么？”

惠毅说：“我今天是到泰山大人家拜年，顺便辞行。正好路过这儿，就憋不住先上船来看看你。船长，咱们有五年多没见了。”

鲍风雪说：“可不。走，到我房间去。”马上又说：“你先等等，我去给你拿双鞋换换。”

惠毅一愣：“拿鞋？”

鲍风雪笑了，说：“我的见习船长同志，你光想着给泰山大人拜年了。”

惠毅又是一愣，马上反应过来，笑着说：“我这见习船长第一课就考‘糊’了，上油船怎么能穿带钉子的鞋！唉，过年过糊涂了。”

鲍风雪说：“你要是一出门就想到这儿来，怎么也不会忘的。等着，我拿鞋去。”

惠毅伸手拦住鲍风雪，说：“船长，算了，见到面就行了，我下去吧。”

鲍风雪说：“也好，来日方长。走，我陪你到码头溜溜，今儿个天气太好了。”

他们一前一后走下舷梯。

(2)

送走惠毅回到自己房间，鲍风雪一屁股栽在转椅里，双手交叉放在小腹上，闭上了眼睛。他什么也不愿意想，只盼全身放松地眯一会儿。可是，怎么也由不得自己，他眼前突然闪现出一个纤巧俏丽单薄模模糊糊的影子。这影子羞惭而又忧怨地盯着他，想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又忙不迭地往后缩。他想赶走这影子，又办不到。这影子居然有些清晰了，越来越清晰。他恼怒极了，一拳头捣过去，睁大了眼睛。眼前，是一个白白的太阳，淡漠地把柔和的光线撒到他身上。

电话响了，鲍风雪抓起耳机，是大厨从餐厅打来的，叫他快去吃早饭。他这才想起来，从早上五点半登上驾驶台到现在，四个小时过去了，还水米没沾牙。不过，他并不觉得饿。犹豫了一下，抓起电话，通知大厨不要给他预备饭了。

他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万宝路”劲大，挺冲，他咳嗽了几声。他不吸烟，只是“耍烟”。抽了没几口，他把大半根烟掐灭，扔到烟灰缸里，站起来，进了卧室，躺到床上，盖上毯子，打开床头灯，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翻到中间读起来。这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英文原版《白鲸》。他偏爱这部书，差不多到了着迷的程度，每次上船都带着，这已经是读第三遍了。第一次读的相当吃力，要不是书中有个海洋世界吸引着他，他几乎都把它从舷窗扔到海里去。可静下心读，他完全被征服了，一口气读完。读了还想读。

看了不上3页，书上的字就渐渐模糊了，象挤成一团的苍蝇在蠕动。他把书往床上一扣，使劲儿眨巴眨巴眼睛，坐起来，端起床头柜上的茶杯，将满满的一杯凉茶喝个底朝上，就剩下叶子贴在杯

底，这才觉得困劲过去了。

“梆”有人重重砸一下门。鲍风雪知道，来人是副屠烈。这家伙从来都是这样，用拳头砸一下门，不等里边说什么就带股风闯进来。

他走出卧室等屠烈，可是今儿个怪了，光听到砸门，往下却没有戏演了。难道不是屠烈？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拉开了门。

“哈哈！”一阵大笑吓了鲍风雪一跳。站在门口的除了副屠烈，还有一位相当年轻的女性。他立刻明白了，这是屠烈的女友，早听他得意地夸耀过。

果然，屠烈优雅地后退半步，左手放在胸前，右手一摆，微微一鞠躬，说道：“我尊敬的船长大人阁下，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亲爱的girl friend(女朋友)。”

年轻的女性微微一笑，伸出了右手，爽快地说：“严冰。《天南海北》杂志社的记者。早听屠烈介绍过您了。”

鲍风雪轻轻握了下她那柔若无骨的小手，说：“我也早听屠烈谈起过你了。快请进。”

进了船长室的客厅，严冰在沙发上坐下，屠烈却直奔电冰箱，拉开门，从里面拿出两罐“可口可乐”，两瓶“青岛”啤酒放到茶几上。又拉开柜子，拿出一罐“四色果仁”和一听“三鲜烤麸”，说道：“今天让船长请客。严冰，够不够？不够我再翻。”

鲍风雪笑了，说：“小严，屠烈是个最能敲竹杠的大副。”

屠烈得意地说：“你是船长，不敲你敲谁。”

严冰笑笑，点点头，眼望着舷窗出神。这时，鲍风雪忽然觉得，这个看上去十分开朗的女记者，其实很深沉。一时说不出理由，只是一种感觉罢了。

屠烈叫道：“严冰，你在想什么？”

严冰扭过头说：“对不起，走神了。那大桅杆真迷人。鲍船长，你们爬上去过么？”

鲍风雪说：“很少爬。过去航海，水手得爬到桅杆顶上了望。老得有人在上头。”

严冰“呀”了一声，说道：“那一定很惊险。对了，我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个场面。”

鲍风雪问：“是《白鲸》？”

严冰兴奋地说：“对对！《白鲸》，棒极了！”

屠烈嚷了起来：“喂，你们还过不过年了？”说着，把一瓶启开的“青岛”啤酒递给鲍风雪。

鲍风雪举着啤酒瓶子说：“我祝你们二位如意、幸福。”

严冰拿过屠烈手里的啤酒瓶子，同鲍风雪碰了一下，说道：“我祝你们一帆风顺。”说罢，一仰脖，小半瓶酒下去了。

鲍风雪也咕嘟嘟往下灌，喝的过于急了，呛得酒沫子从鼻孔里钻出来。

屠烈蹦了个高，一伸大拇指，大叫：“太棒了！最新歇后语，鼻孔里喷青啤——这个这个，什么啦？”

严冰说：“闻名久矣。”

屠烈一愣，说：“咦，怎么是这个？”

严冰说：“不是这个是哪个！从鼻孔里出来是闻，‘青岛’啤酒是名酒，还是闻名久（酒）矣。”

屠烈一拍后脑勺，大叫：“妙妙妙，到底是中文系的高材生。”

鲍风雪开心地笑了，说：“小严，按北京话说，你可真盖了帽了。”

严冰说：“鲍船长，你送我的这顶高帽我原封不动奉还。听屠烈说，你会写小说，还得过奖呢。这才是名符其实的盖了帽。”

鲍风雪忙摆摆手说：“你别听屠烈乱吹，我写那东西，让人看了直瞌睡。”

严冰说：“单凭你这当船长的写小说，我也非看不可。鲍船长，这个年我不能白拜，你得给我们刊物送点礼。等你下次回来，我就